



穆青(右)与何长义在一起。 新华社资料图片

□郑新 沈铎

“我叫何长义，中共党员，通过学习党史，回忆过去，我明白现在人民过上幸福平安的日子，实在是来之不易……”2026年7月9日，扶沟县帛亭街道拐王行政村，92岁的何长义用颤抖的声音认真地读着他的学习心得。

1957年入党的何长义，曾是新华社原社长穆青笔下的“种田状元”。他一辈子与农业试验田打交道，因探索出“七种七收”套种新模式，被评为河南省劳动模范，被赞誉“农业上的闯将，农民的土专家”。

“我人虽老了，可红心不能老”

在拐王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的公示墙上，何长义的名字列在第一党小组中。村委会会计王双喜说：“何长义是村里年龄最大的党员。他耳朵聋了，听不见，我们就写在纸上给他看。村里组织学习，他一直都是来得最早、走得最晚的那个。”

1972年，何长义被抽调到城郊公社良种场搞试验，从此与农业科研分不开了。他不向国家和集体要补助，反复摸索出“七种七收”套种模式，让一亩耕地有了数倍收益。

1994年年初，省农科院植保所的研究员专程到扶沟邀请他去郑州工作，月薪600元，还可安排两个孩子的工作。何长义谢绝了，因为放不下相伴多年的试验田。“我是党员，又是劳模，党给我这么高的荣誉，我得更多出力，脚踏实地地干。”他说。

2023年，穆青逝世20周年。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里，何长义拿出1000元，缴纳了特殊党费。这1000元，是他在许多个日子里省吃俭用攒下来的。

“我人虽老了，可红心不能老。”何长义动情地说。

1984年，县农业局安排小麦早茬品种试验，10月要准时播种，地却干得裂口子。何长义自费买了挑水工具，天不亮就带着全家轧水、推水、泼地，三顿饭都在地头吃。一亩地浇透，天也黑了，两个十几岁的女儿胳膊肿得抬不起来，他和孩子们的手全磨破了，种子却按时下了地。

为了“老朋友”的嘱托

何长义至今记得，自己当上农业技术员，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。那时，初中没毕业的他，省吃俭用买书学习。“白天地里干，晚上灯下学，不懂找老师，田间搞探索。”这成了他给自己定下的规矩。

1988年到1994年，整整6年，何长义闷头钻研，研究出一年间在一块地里种植一茬小麦、一茬绿豆、三茬玉米、两茬蔬菜的“七种七收”模式，一亩地能收好几季。

1990年5月28日，时任新华社社长穆青第五次来到扶沟，专程到拐王村良种场看何长义和他的试验田。当时何长义正在田间给第二茬玉米苗治虫，穆青握住他带着泥的手说：“从今天起，我

们就是老朋友了。”何长义介绍完“七种七收”后，穆青对他说：“农业要发展，科技需先行，老朋友要给周围农民带好头，当好科技示范户啊！”这句嘱托，何长义记了一辈子。

此后，穆青又多次与何长义见面。1995年，两人在扶沟县委大院相见，穆青说：“老朋友要干一行爱一行，你只要能把农业科学试验一直搞下去，能为社会创造效益，到晚年我不叫你受饥饿。”何长义流下了眼泪。1999年10月，何长义向穆青汇报自己试种巴西早稻成功、为低洼易涝地找到适种出路。穆青高兴地说：“好啊，你把早稻搞成功，很简单！”也正是在这次见面中，穆青提笔写下“种田状元何长义”。

穆青去世后不久，新华社有关方面负责人陈二厚带着中央电视台记者专程赶到扶沟，将一幅穆青生前题写的“科技兴农”送到何长义手中。何长义双手接过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，好一阵子说不出话。

“我当时说，以怀念老朋友去世为动力，化悲痛为力量。”何长义说，“根据老朋友穆青去世前的嘱托，我决心在后半生里，继续搞好农业科学研究，永不松懈。”

初心在泥土里落地生根

年逾九旬的何长义，“职业习惯”没有丢。他家门口的一小片豆角地里，一些长而粗壮的豆角上贴着纸片，写着一个大字——“种”。那是他一辈子摸索良种培育留下的习惯，精心挑选能当良种的豆角，留待明年继续种。

2023年冬天，记者到扶沟采访何长义时，他指着村西头大杨树园子里新开的一片地说：“‘老朋友’在世时多次嘱咐我，要想搞好科学试验，必须先搞好科研阵地。”那片地里，他种的红薯和南瓜已经收获。

为了开出这片地，何长义费了不少劲。园子里有他家两行杨树，占地八九分，几十年没人管，荒草长到一人多高，芦苇密得钻不进去。何长义站在地头看了半天，差点想放弃。可回家路上，他忽然想起“老朋友”的嘱托，心头一热，转身跑到县城买了一把大铲子，第二天一大早就下了地。

杂草根扎得深，芦苇根盘得紧，一锹下去震得虎口发麻。干了三天，两只手磨满大水泡，回到家连碗都端不稳。孩子们都在外地，老伴常年病着，他还得洗衣做饭。可每次累得撑不住的时候，他就想到“老朋友”的嘱托，咬着牙接着干。仅用20多天，他开出了七八分地，虽然比不上正经田，但总算有了新的试验阵地。

与当年的“种田状元”相比，现在的何长义腰背佝偻了，耳朵也听不见了，但他看土地的眼神没有变，对种子的痴迷也没有变。

采访结束时，我们看着他家门口贴着“种”字的豆角在风里轻轻摇晃。那一刻我们明白，这位老人的初心，不在别处，就在这些等待来年的种子里、在那片与他朝夕相伴的试验田里……

在践行“四力”中传承“穆青精神”

□周青骥

近日，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代表来到穆青同志家乡周口，开展“重走穆青路”主题活动。活动期间，郑大师生一行采访穆青同志生前友好何长义、马远征、尹程起、刘彦章、程战国，走访河南宝乐奶业观光牧场、扶沟县韭菜研究所以及周口中心港，实地了解我市特色农业和临港经济发展情况，并到周口日报社、周口广播电视台、项城市融媒体中心调研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进展情况，与青年编辑、记者围绕“学习穆青、践行‘四力’”进行深入交流。

可以说，这是一次寻根问道之旅，更是一场薪火相传的对话。

穆青与周口有着深厚渊源。自20世纪80年代起，他多次深入扶沟、沈丘、项城等地，在田间地头与农民同坐一条板凳，相继写下《谁有远见谁养牛》《抢财神》《潮涌中州》等新闻名篇，为周口改革发展鼓与呼。那双丈量沙颍河两岸的脚板、那份“勿忘人民”的赤子情怀，早已融入周口新闻事业的血脉，

成为新闻工作者永恒的精神坐标。

“勿忘人民”是穆青一生恪守的座右铭，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人民性的生动体现。无论媒体格局如何变化，新闻工作的根在基层、源在群众不会改变。学习穆青，就是要从他光辉的新闻实践中汲取践行“四力”的深厚力量。

穆青的“脚力”，是不停行走、深入一线的脚步。他笃信“只有在生活的激流中，才能写出时代的篇章”，顶风冒雪、走村串户是常态。这启示我们，好新闻永远是跑出来的，最动人的故事永远在基层。

穆青的“眼力”，是见微知著、发现典型的眼力。从焦裕禄到“老坚决”潘从正，再到周口干部群众口中的“种田状元”何长义，他总能于平凡处洞察伟大。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新闻工作者更要练就去伪存真、穿透表象的慧眼。

穆青的“脑力”，是胸怀大局、独立思考的脑力。他的报道里既有火热的生活，更有对时代课题的深邃思考。增强脑力，就是要做思考型记者，在众声喧哗中定得住、看得清、写得深。



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代表到周口日报社调研。 记者 张倩影 摄

“像知识分子一样去写作”

□郑新 穆晨

1993年初冬，鹿邑宋河宾馆。27岁的刘彦章坐在沙发一角，手心里全是汗。对面是新华社原社长穆青。几个年轻记者没人敢先开口。刘彦章憋了半天，说自己读穆青的作品，读出一条线来：字里行间始终牵挂着亿万农民的命运。穆青原本倚在靠背上，半阖着眼，忽然坐直身子，手在沙发扶手上一拍：“我自己本来就是农民嘛！”

话匣子打开了。再后来，有人问怎么才能做一名好记者，穆青几乎没有停顿：“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，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实际。”刘彦章说，这句话，他记了30多年。

沙颍河边的年轻人

1984年，刘彦章从西华县农村考进河南大学中文系。他从小看惯了农村的事，心里憋着一股劲，总想做点能“济世”的事。1988年，他毕业后在西华师范学校当教师。1992年，他辞去教职，成为周口人民广播电台记者。

台里给他配了一辆老式木兰摩托车。他骑着摩托车，沿着沙颍河两岸跑。那一年，他逐户走访渔民和遇难者家属，写下长篇报道《血色警示：沙颍河，还要吞没多少人?!》，推动河道安全防护体系整改。后来，他注意到农村提留款过重问题，便住进村里蹲点调研，跟着农民下地，坐在人家院子里聊天，采制相关新闻作品，如实把底层农村的困境报道出来，最终推动问题解决。

和穆青同行的日子

1993年11月，穆青、冯健、周原来周口调研采访，刘彦章被选派随行。穆青每到一处，不要程序化会议汇报，直接往工厂车间里钻，往田间地头走，蹲下来和农民聊收成。在赶往太康的路上错过饭点，一行人就在路边小摊买了高炉烧饼，就着白开水吃。在扶沟，穆青特意抽时间看望“种田状元”何长义，两人手拉着手聊庄稼，像一对认识了半辈子的老朋友。

刘彦章在旁边看着，忽然意识到，好记者不是“写”出来的，是“走”出来的，是和采访对象坐到同一条板凳上“坐”出来的。

不光是饭碗

1995年，刘彦章调入周口日报社。他本来也有机会去省级大报，但留在了周口。多年后他这样解释：“如果认为记者就只是一个饭碗，它最多就是个职业，几乎不可能成为事业。”穆青告诉他“不能脱离实际”，如果人走了，就离这片土地远了。

中文系出身的他，在不断“悟新闻”中想清楚：要成为“大家”，必须处理好新闻与文学、史学、哲学的关系。

这种思维，体现在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《九万里风鹏正举——周口三年沧桑巨变述评》中。他没有就变化写变化，而是把周口放到更长的时间轴上去看，从历史、经济、民生多个维度切入，用史家笔法写新闻评述。

有人评价：这不是一般的新闻稿，是“史官之笔”。

这，或许就是刘彦章所说的“像知识分

穆青的“笔力”，是饱蘸情感、情系人民的笔力。“勿忘人民”这四个字，正是他笔力千钧的根源。

学习穆青，就是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，写出有思想、有情怀、有风骨的作品。

“穆青精神”的生命力，在于一代代新闻工作者的躬身实践。作为穆青同志家乡的主流媒体，周口日报社始终以穆青为榜样，把践行“四力”贯穿队伍建设始终，大力开展“青蓝工程”，组织青年编辑、记者深入基层一线，在防汛救灾、乡村振兴等硬仗中锤炼脚力眼力，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前沿激发脑力笔力，推出一大批沾泥土、带露珠的报道。一批批青年采编骨干在扎根一线的实践中快速成长，这正是“穆青精神”在周口大地的回响。

新闻事业永远年轻，“穆青精神”的火种正在我们手中发光。踏上新征程，广大新闻工作者尤须像穆青那样，到基层去、到一线去，在火热实践中锤炼“四力”，把文章写在祖国大地上，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。

子一样去写作”。在他看来，知识分子式的记者有四个标准：有史官一样的责任，有丰富的知识，肯向人民群众学习，有士大夫的情怀。

把穆青的“话”传下去

如今，刘彦章60岁了。繁忙的工作之外，他还是周口师范学院新闻与传媒学院的兼职教授。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讲一件事：要学习穆青“不脱离群众、不脱离实际”。

他牵头推动周口日报社“青蓝工程”，让资深记者与年轻记者结对子。每逢重大调研、突发事件采访，刘彦章会尽量带上年轻记者，到现场先告诉大家怎么看、怎么听、怎么问。“田间地头也好，工厂车间也好，很多采访对象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儿。我们学的知识跟老百姓相比，不一定能超过他们。”他说。

这句话，像极了当年穆青对他说的那句——“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人民”。

那辆“摩托车”还在

30多年来，刘彦章坚持下沉一线调研，聚焦城市发展、基层治理、民生保障，写长篇述评、新闻内参，直面地方发展中的热点、难点、痛点。他反复叮嘱年轻记者：“不要坐在办公室里拼凑稿件，到村里去，到社区去，群众中才有最鲜活的东西。”

那辆老式木兰摩托早就没了，但刘彦章觉得，自己好像一直还骑在那辆车上，还在沿着沙颍河两岸跑。34年过去，他只在做一件事——把“像知识分子一样去写作”这句话，一个字一个字的，写在三川大地上。